



大跃进中的妇女

农业战线上的先进战士

贵州省妇女联合会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山区里的女农藝師 | 杜尔康 張應杭 | (1) |
| 独手女英雄 | 黃际强 | (8) |
| 我們的志氣比山高 | 何獻珍 | (14) |
| 姊妹竞赛 技術花开 | 謝远碧 | (18) |
| 我在技術革新中 | 黃宝兰 | (22) |
| 我們二十个种棉姊妹 | 穆世珍 | (27) |
| 永远当人民群众的勤务員 | 吳德美 | (31) |

山区里的女农艺师

杜尔康 张应杭

(一)

今年二月，在大方县召开的技术革新大会上，县委书记王学臣同志豪迈的报告声音，振动着人心：

“同志們！我們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找窍門，保証亩产八百斤任务的完成。过去的专家是大学生，是男子汉，你們要打破这个神秘，人人都来当专家。……”

会場的空气立即活跃起来。一个长辮子的妇女盯住作报告的人，笑得咀都合不攏来，她轉过头来对旁边的尹树清乡长說：“‘不要神秘’，你是不是可以当专家？”尹乡长望着她笑一笑說：“只要好好听党的話，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們都能做到！”长辮子妇女紅着脸說：“不容易呵，要好好給脑袋瓜作斗争才行！”

这位妇女叫郑新珍，今年二十六岁，是石坪乡鍋圈社的女生产队长。她貧农出身，她是一个“終年劳动在田野里”的庄稼人，做梦也沒有想到过当专家。党委的号召，象一顆石子投进了平靜的湖水一样，一圈比一圈大的波浪在她心里盪漾着。

深夜，大家都睡熟了。郑新珍的脑子里总是不平靜，翻来复去睡不着。保証“八百斤”、“打破神秘”的声音，还在她耳边响着。她想：自己是个党员，党布置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可是，山区生产那年都是广种薄收，要包谷生一个成一个，多不

容易呵！去年，在煤田湾和郑家湾一带，发生了严重的黑灰包病，减产很多，群众情绪低落，說：“黑灰包病从古就有，有什么办法呢？”

这时，郑新珍怀里的孩子呱呱地哭起来，她习惯地解开衣服喂奶。撫摸着孩子那可爱的小脸，她想着：这个胖孩子很貪吃，沒生过什么病；而大孩子却不同，滿月后就长上一身烂疮，現在身体还很弱。是什么原因呢？……呵！原来一个是新法接生，一个是旧法接生。从孩子身上得到的启发，使郑新珍象获得宝贝似的高兴，自言自語說：“从古就有的东西很多，疾病也是从古就有，但在党的领导下，許多疾病都消灭了。防止疾病要消毒，防止黑灰包病难道就不能消毒嗎？”

(二)

“把包谷种放在开水里消一次毒，杀死病菌！”郑新珍經過几天来的思考，决定这样試驗一次。但能不能成功呢？把种子燙坏了生不出芽来，群众不会埋怨嗎？她又迟迟不敢下手。这时，党委书记“打破神秘”的話，又鼓励着她。她想：“正是沒有人这样作过，才叫神秘，才要打破，难道我連这点勇气也沒有嗎？”

她悄悄地到会計家要来一合包谷种，脚勤手快地在滾翻翻的开水鍋里一搅，馬上摊开晾干，然后种上，这样作，就连她的母亲也不知道。

郑新珍象把自己的希望和种子同时埋在地里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它发芽生长。

过了六天，她小心地刨开泥巴。呵！一顆粉白的嫩芽冒出来了。她兴奋极了，一边走，一边笑；端起飯碗也格格地笑个不停。母亲問：“你笑什么呀？”郑新珍說：“这碗飯很貴重，吃了能增产，叫我怎么不笑呢！”

放下碗筷，郑新珍一口气跑到乡里，把开水烫包谷种的試驗告訴給党支部書記丁全貴，丁全貴又惊又喜的說：“小鬼！那个給你談的？你为什么不早說呢？”郑新珍說：“我那有这个把握呢！”当时，长石区区長王孝恆同志鼓励她說：“小鬼，不要怕，只要你敢想敢做，党一定支持你！”

(三)

第三天，全乡社干、团员、妇女一百多人，都来參觀她开水烫包谷种的試驗。郑新珍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帶領六、七个妇女一起下手。在滾翻翻的兩鍋开面前，四十八岁的薛能飞手里在作，心里可真害怕，她連声說：“队长，少搞点，今年种子少，烫坏了怎么办？”郑新珍安慰她說：“老媽媽，你只管大胆做，我有把握！”

參觀的人群散了，薛能飞仍然怀疑，焦急地望着那些被烫过的包谷种。

过了好几天，郑新珍运肥料到地里去。薛能飞从屋子里跑出来，緊紧地拉着她的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說：“队长，你做的那个事对了！”这話把郑新珍弄得莫名其妙：“什么事做对了呢？”薛能飞才說：“試驗那天，我不相信，偷偷拣了七顆烫过的包谷种在园子里种上，今天刨开看，真的发芽了！”老媽媽笑嘻嘻的，象年輕了許多似的說：“以后我就当你的义务宣傳員吧！”

开水杀菌法在全乡推广后，黑穗病就从此消灭了。

(四)

郑新珍考虑着更多的問題。一天，她对党支部書記丁全貴說：“农民向来有‘眼見为实，耳听为虛’的老习惯。县里有农业試驗站，我們为什么不能拜老农和书本为师、搞农业試驗

站呢？”党支部书记立即回答说：“好。马上成立农业试验站，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吧！”

3月20日，四个男社员、三个妇女组成的农业试验站成立了。谁来当站长呢？大家说：“郑新珍虽然才脱盲，但她的脑筋要活动些，前人还没有作过的，她都敢作，我们选她当领导。”

试验站，特别是妇女领导的试验站，是破天荒的事。一些老农民在旁边咕噜着：“唉！妇女都能研究技术，除非公鸡会生蛋，母鸡会叫明！”郑新珍知道老农民比较保守，思想弯子一时难扭过来，但是，他们的生产经验是丰富的，必须和他们合作，才能把试验站搞好。于是，她就去请老农李昌荣入站。李昌荣一听她说就发起脾气来：“什么技术不技术，我牙齿都吃黄了，难道还找不出办法做庄稼，要你们来指导吗！”郑新珍失望地离开了他，但很快一个不可征服的意志又鼓舞着她：“做出成绩来摆在他们面前看！”

一天，试验站的丁发秀姑娘问起郑新珍：“试验站能不能成功？”郑新珍说：“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姑娘告诉她：“余全安说我们妇女干不了什么，是乱搞一气！”郑新珍坚定地说：“不要理睬他，我们会成功的！”

想不到直播秧刚播下去，第二天就遭人破坏了。满田的水哗啦地流，翻过了田坎，谷种被冲得七零八落。郑新珍和站里的人都气愤极了。附近修水库的群众告诉他们：“是昨晚余全安放水冲走的，他还说，‘你们研究不成，偏要研究，我就来个破坏’。”

郑新珍一方面组织群众和余全安辩论，使他承认错误，树立了站的威信，一方面又设法插嫩秧弥补。这才使风波逐渐平息下来。

(五)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4月19日晚上，天气骤变，雷电交加，下了一阵拳头大的冰雹，地面上堆了一尺多厚，庄稼全部打得稀烂。意外的灾难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沉重地打击，有的老妈妈还哭了起来。许多人都说：“烤烟秧打坏了、把土犁来栽包谷吧！”看到生产遭受这样大的损失，郑新珍心里给刀割一样地难受，但是她知道光难过是不解决什么问题的，今年的生产是有规划的，不能改变种植计划，烤烟任务还得完成。她安慰和鼓励群众说：“大家不要难过，更不要灰心，我们有党的领导，一切损失都能弥补！”

但是，烤烟育苗要一百四十天才能移栽，错过时节怎么办呢？郑新珍找来许多外地育苗经验的资料，和站里同志一起学习，终于找出了“火燒育苗法”。烤烟、水稻、包谷、南瓜都采用这种育苗法。只三十多天，烤烟便移栽了，而且还超额完成任务，支援了外乡。群众都说：“试验站真解决问题！”

(六)

在插秧的日子里，一天，郑新珍和几个妇女坐在自己创造的水飞机秧船上插秧，唱唱说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忽然，郑新珍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毛稗为什么会节节发杈？谷子为什么不能？”她旁边的一位老农民连声大笑：“我想谈来由，你们又要说是迷信。过去老人说，毛稗秆秆粗、穗多，生在田中间是皇帝封的。要想谷子也长得象毛稗那样，是万万办不到的！”丁发秀阻止了他的谈话：“这话说来那个听？我看是毛稗秆秆硬才发得出杈来！”郑新珍点了点头说：“对了！我们可不可以把谷子秆秆也搞硬，让它多发杈，多结穗呢？”

这个意外的发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在站里，他们研究

了氮、磷、鉀肥的土法制造。用硫磺渣熬成硫酸銨，用硝石經火燒加入尿制成岩石粉，即硫酸鉀，用油枯、鷄、鴨、人、馬糞制成土油巴。栽秧一、二十天后，追硫酸銨、人造尿等氮肥四道，开兜齐以后，追草木灰、二氧化碳等鉀肥十一道，最后追磷肥，一直追到谷子勾腰为止。这样，谷子就节节发杈，最多的发了四杈，每吊大約有六百多粒谷子。許多人都远道来參觀这块奇怪的多穗稻。

(七)

山坡上，一片綠油油的包谷，已經起噴呐口了，真逗人爱。可是，就在这时发生了虫灾，黑麻麻的天馬虫，牵得象一条电线从香麥地里爬来，把包谷叶吃得“唰唰”直响。社員們要用“六六六”药粉来撒，但那有这样多錢来买呀！郑新珍决心用土办法制药。她記起小时候，在梧桐树下乘凉，摘下大片大片的梧桐叶打伞，这把伞总是那么完整，一个虫咬的小洞也沒有。梧桐叶恐怕能杀虫吧？耗子头拌包谷种，雀雀不会啄，打摆子包在头上隔几层布都能咬起泡；蚊烟蒿能熏蚊子，辣尿草能把柿花泡甜；苦蒿又苦又臭，猪都不吃……这些东西合在一起，一定能杀虫。于是，她发动大家去采集，将叶子炕干打成粉；将桺桺熬成药水，再加10%的石灰。这种“土六六六”药粉和药水，只三分鉅就把天馬虫杀死了；連生命力最强的螞蝗也变成了肉酱酱。虫灾消灭了，群众很高兴，一位老公公感叹地说：“我在旧社会年年打虫蘸，花了錢还减产，真是几头挨棒棒啊！共产党领导真好，不花钱就能办大事！”

(八)

今年五月，在全县跃进大会上，县委表揚了石坪乡农业試驗站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授予他們“农业科学的研究

站”的光荣称号，还赠送混合指示器和氮磷鉀仪器，区委和农推站也送了一些仪器。社里向她（他）们表示：“你们要钱有钱，要人调人，完全保证你们科学的研究工作的需要。”就这样，全省第一个农业科学的研究站就在山区诞生了。

农业科学的研究站在党的领导下，还试验了谷子授包谷花粉、人工辅助爆生玉米、洋芋切种移栽、茅葛根嫁接红苕、野红苕嫁接家红苕等，创造了播种机等十五种农具。秋收时，水稻亩产二千六百四十五斤，比往年多收二千三百斤，包谷亩产一千一百四十七斤，比往年多收一千多斤。这些成绩有力地说服了群众，申请加入研究站的人越来越多，经过审查批准，已发展到三十二人，分为男科学研究所和妇女科学研究所。

现在，妇女研究科学技术不再是神秘的事了，她们编了山歌表达自己热爱科学的心情：

科学站来好处多，
技术革新样样作，
经常组织观摩会，
站是妇女农大学。

郑新珍也经常对妇女们说：“科学并不神秘。在平常的事物中多问几个为什么？用这样比那样，又用那样比这样，就能找到窍门！”

越向科学高峯攀登，郑新珍越感到自己的知识、文化不够，因此她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一直坚持文化学习，决心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又红又专的农业技术人员。

独手女英雄

黃 际 強

“旧社会使我变成了残废的人，新社会把残废的人变成了有用的人，这是党的英明领导、毛主席的恩情！”江口县独手英雄章桃仙在全省妇女建設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言时开头就这样讲。当这位独手的年轻姑娘走上讲台时，几百双敬慕的眼睛注视着她。大家共同地思索着一个问题：一个身体残废的姑娘，成了全省闻名的双輪双鋒犁农具能手和女拖拉机手，真是不容易啊！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

从一只手谈起

章桃仙出身贫农家庭，解放前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父亲为了躲避“拉壮丁”，带着母亲和哥哥逃到了外婆家，靠挖“蕨根”过活。有一年冬天，桃桃（现在大家都这样亲切地叫桃仙）出生才六个多月，妈妈把她搁在一个大水盆里，放在火边，就上山挖蕨根去了。等妈妈回来时，小桃桃昏倒在火边，左手已经烧成焦团团，从此桃仙就只有一只手了。母亲饱尝着悲伤、痛苦，熬过漫长的岁月，好不容易才把这个残废的女儿抚养到解放。

解放后，桃仙家的生活和千百万贫苦农民一样，起了天翻地复的变化。1950年她家才从外婆那里搬回江口县坝盘乡——现在的先锋人民公社，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更幸福的生活象一幅美丽的图画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在她的眼前，激发着她忘

我的劳动热情和顽强的斗争意志。因此，在1952年当她才十二岁的时候，就被选为妇女生产队长，和大家一道防洪、抗旱、修水利、下地生产……。

母亲高兴得常对桃仙說：“桃仙，媽算是熬出头啦！这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好領導。”桃仙也每时每刻在想：“是啊！是因为有了我們亲爱的党，有了英明的毛主席，我們才有今天幸福的生活，才使我这个曾經悲觀失望过的残疾人有了勇气。我之所以能做所有青年人能做的事，成为一个真正健康的人，也都是因为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亲爱的毛主席！”

信心就是力量

早在1956年，坝盘乡就有了双輪双鋒犁。当时不少有保守思想的人說：“双輪双鋒犁投資大、成本高、笨重，不如旧式犁。”因为保守思想的阻扰，社里分得的一部双輪双鋒犁便无声无息地擱置到了1957年的夏天。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党又提出了推广和使用新式农具的号召。县委书记还亲自带头学，很多干部也都跟着学。这时，桃仙想起了閑了一年多的双輪双鋒犁。又想到：“合作社的生产，一天与一天不同，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必須要有技术，自己是青年人，應該响应党的号召。不怕双手不全，只要有信心就有力量，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于是，她找来了她的好友李朝娣，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了她。两个人商量着立下了决心：要当个新农具手。可是，桃仙一抬起自己的左臂，又不能不使她想到：“自古以来沒有妇女学过犁田，全队也沒有一个妇女学犁田。再說，我是个残废呀！別人笑話不說，我能使用那么大的东西嗎？”連媽媽也說：“姑娘家誰去犁那个东西。”这时，县委书记带头学双輪双鋒犁的事实，立刻呈現在她的面

前。“要坚决学会使用双輪双鋒犁，做个模范新农具手！”她的决心象钢铁一样的坚定。

有一天，乡里召开了青年新式农具推广会，她邀約了朝娣一起去参加。在县农推站黃站长向大家作了学习和推广新式农具的动员后，桃仙毅然决然地第一个报了名。她这种敢想敢做、不怕一切困难的精神，使到会的七十多个男女青年，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启发。当场就有二十多人跟着报了名。几十双充满着敬慕和希望的眼睛注视着她，也给了她不少新的力量，使她克服困难的信心更加增强了。

会议的第二天，她就开始紧张地学习了。

克服困难就是勝利

她和朝娣开始学习时，一百八十多斤重的双輪双鋒犁，抬都不知怎么抬。这还好办，请男同志帮帮忙就行；可是一只手除掌握犁把子外，牛索子放在那里呢？后来才想到把它缠在手腕上的办法。教的人很不耐烦，但是她决心已下就拼命地学。这时朝娣感到自己身体弱，难得学，有点动摇。桃仙用自己的决心和行动去鼓舞和帮助朝娣，耐心地给她讲：“一勤天下无难事”的道理。坚定了朝娣继续学习的决心。后来她们两个的思想就都集中在怎么才能很快学会掌握使用双輪双鋒犁的问题上了。

三天的学习期限很快就过去了，她们的师傅因事离开了。一个人扛不动犁，她们就两个人抬；没有牵索她们就用青麻擰。好多天没有下雨，土特别硬，牛也不听话，犁不了几下前鋒的螺絲釘就掉了。“这怎么办呢？”正在着急的时候，桃仙突然想起了尾輪上那个作用不很大的螺絲釘，可以取来安上将就用。晚上回到家，她们焦急得饭也吃不下去，商量着悄悄凑钱打螺絲釘。第二天在乡的农具手会议上，才知道不少人前鋒

的螺絲釘掉了，而且都因此停了工。大家都說她們想的办法很好。她們两个这才放了心。

她和朝娣每天早晨雞不叫就起床，犁兩亩多地才天亮。可是犁、牛还是有些不听话，犁过的田土橫豎都有梗梗，犁不平，田边地角也犁不到。但桃仙坚信：事在人为，只要有一顆排除万难的心，犁、牛总有一天会听话的。这时，队长不但不帮助她們，反而說：“你們犁地还得別人来挖，干脆不要犁了。”有的社員还說：“犁不好不給工分，不要拿牛开玩笑。”可是党支部及时支持了她們，社里給她們解决了工分問題，鼓舞了她們的干勁。她和朝娣分工协作，一人牵牛，一人把持犁头，学着老农民把犁放平一些，劈着过去。这样田边土角犁到了，梗子也沒有了，犁、牛也越来越听话了。

天仍然不下雨，老式犁簡直犁不下去，她們就起早摸黑的抢着把队里的一百零八亩田、土犁完了。群众很滿意。他們說：“这两个姑娘碰到那么多困难也不灰心，要不是她們呀，今年的小春就成了問題，牛也要多受罪！”队长也主动承认了錯誤。“那有女人当农具手”的話，也沒有人說了。桃仙的媽媽也給邻居說：“不該小看桃桃。”队里要求学习使用双輪双鋒犁和其它新式农具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要桃仙和朝娣当老师，她們热情地把自己学得的全部技术傳授給別人。在那一个季节里，她們队里就增加了十几个新式农具手。在1957年县的劳模大会上，桃仙获得了生产模范的光荣称号。

今年初桃仙接受了仁怀县委的邀請，在那里协助培养了四千多名新式农具手，回县时仁怀县委不仅奖励了她，而且还送給她們县里一面紅旗，这又給桃仙很大的鼓舞。

桃仙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还表現在其他方面。譬如她覺得沒有文化就不能更快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决心摘掉文盲帽子，經過几个月的突击，就进了高小班。今年5月份她参

加了乡里的野战突击队，和八十多個青年一道上山开荒。一去就要割草，別人担心她一只手不能割。她自己也因为从来没有割过草怕掉队；但是她决心克服困难，第一天就割了两百多斤，比一般人割得还多。以后一天比一天割得更多了，最高时一天割过四百多斤。队里三天一評比，每次她都評为“上游”。

爭取更大的勝利

县委會劉書記有一次到突擊隊檢查工作時說，縣里很快就要調來八部拖拉機，在今年內要培養幾十名拖拉機手。從那時起桃仙就經常在想：“要是能學會開拖拉機該多好啊！”可是她又覺得開拖拉機比犁雙輪雙鋒犁，比割草要困難的多，怕自己不行，更怕領導上不批准她去學習。果真9月份縣里开办拖拉機手訓練班沒有調她去。她多么羨慕社里調去學習的兩個青年啊！她心裡很難過。可是她又想到：“這不是黨不願意培養我，而是黨在照顧我，是領導同志在關心我，他們怕我去後身體吃不消，怕我一只手搬不動機器。”越想到這些，她心裡就越難過。她還想到：“以後農業生產要機械化，落后的工具不久就要滅了，得不到學習，到那時我不成了閑人了嗎？不！我要去學習。”鄉里知道後，支書和鄉長都來安慰她，鼓勵她安心在家生產。她難過得哭了，她怨恨自己只有一只手，可是她還是要求去學習。領導上看她要求學習的心切，鄉里好幾次給县委和團县委聯繫，縣里最後決定讓她去試試看。通知她的那天正下着大雨，得到消息後，她什麼也顧不得，就高興地往縣里跑。臨走時有的人還說：“桃仙是肯定不能學開拖拉機的，不過，去看过回來她就甘心了。”

在路上，正巧碰見從拖拉機學校回隊的郭發銀，桃仙就問他：“你學會了沒有？好不好學？”他回答說：“我勸你不要去了，困難多得很，身體不強壯的不行，沒有文化的不行，有

一个会开坦克的同志都把拖拉机开坏了，你想你能行嗎？”說完后他撒腿就跑了。桃仙在那里停了一个多钟头。心里七上八下地乱极了：“我能学嗎？轉去嗎？……。”一連串的問題，一齐拥上来了，最后她还是想：“天下无难事，何况我还是个共青团員呢！能叫困难吓倒嗎？去吧！”往前走又碰到了头天刚到拖拉机学校的宝兰，她告訴桃仙：一个开过坦克的同志开坏拖拉机是真事。桃仙忙問她：“宝兰，拖拉机是两个轉盤还是一个轉盤？能不能合起来用一只手开？”宝兰告訴她只有一个方向盘，并鼓励她去試試。桃仙这才放心，一口气跑到县里。

“呀！这么大的机器！这么多零件我能行嗎？”一看到拖拉机后，她心里就这样焦急地考慮着。她守着机器看了好久，心里又有些难过。第二天她一个人找到戴师傅，他鼓励桃仙說：“你是能学会的。县委在前两天已經告訴了王司机，請他負責教会你。”听了这些話桃仙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党的支持，师傅的耐心帮助，同學們的鼓励，經過十多天的苦学苦钻，虽然很吃力，少睡了几晚上覺，出了几身大汗，可是她终于能够駕駛拖拉机了。經過考試和实际操作，她是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第二个。

当这个十八岁的独手姑娘，駕駛着拖拉机奔驰在祖国西南高原的田野上，微风輕輕的从她面上吹过的时候，她是多么幸福、多么高兴啊！

我們的志氣比山高

何 献 珍

我是个彝族姑娘，家在水城县白腻乡。在旧社会里我們彝族妇女和其他民族妇女一样，受尽了压迫与歧视，受尽了剥削与苦难。我們祖祖辈辈都是在高山陡坡上种庄稼，种着几块瘦土和望天水田，一年到头，顶星星戴月亮，除了交租納稅，过年連下鍋米也沒有，就莫說穿衣裳了。共产党来了，彝族人民看見了太阳。几年来，山区变了样，我們彝族人民的生活也一天更比一天好。

为了彻底改变高寒山区的面貌，党号召我們掀起大生产运动的高潮。今年二月，乡党支部决定在人迹稀少的观音山上，修筑一个可容八十立方水、灌田四千五百亩的水库。党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給了我，我就毫不犹豫地帶領一支青年突击队和大家一起上山修水库。

我們去到拔海二千公尺的大山上，那时正是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日子，每个人的脸都吹得通紅，头发凝起象麻线一样，但我們的心却是火热的。我們向高山发出了庄严的宣誓：山啊！你再高，沒有我們青年人的志气高；岩石啊！你再硬，沒有我們青年人的脚手硬。我們的志气高过泰山，我們的脚手硬如金刚钻，要叫高山让路，河水听候使唤！

开始到工地就碰上了困难，附近的人家不讓我們住宿。一家磨豆腐的說：“我家是推豆腐的，妇女住在楼上，推不出豆腐来。”我們只好睡床脚。我让出棉被給大家盖，自己蹲在灶

邊。我對大家說：“現在受冷受熱都是為了社會主義，把水庫修好是我們全鄉人民的幸福！”大家都說：“為了將來的幸福，睡床腳也心甘！”後來，我們就親自砍樹樺，搭好窩棚，解決了住宿的困難。

我們把黑壓壓的大刺巴林砍去，開始挖土方築墻基。一天，我們築墻回來，正在吃晚飯，有人慌張地跑來說：“墻基冒水了！”我們丟下飯碗跑到工地，一個個跳下水，挖泥墻洞。水淹齊半腰，越來越大，我們在裡面整整泡了十三個鍾頭。第二天從水裡出來，象打擺子一樣發抖，手腳都起泡了。

經過和水利局同志共同研究，我們確定在這裡築涵洞，這時，有一個技術員被困難吓倒了，他說：“施工盲目，基地選得不好，不能修水庫。”有的群眾也懷疑起來。我說：“不行，我們青年人決不當懷疑派。黨的任務，一定要完成。頭可斷，血可流，不修好水庫不回头！”我們向黨表示了堅持戰鬥的決心。

水庫土方完成了一大半，需要開溝，這條溝圍繞石岩盤轉，一開始就要打岩。當時指揮部開展了“打虎將，上虎山”的簽名運動。姑娘們心裡都着急：不會石工那能上“虎山”呢？可是鄉里以後要指望這股水打田呀！我們怎能不上“虎山”去打炮眼呢？指揮部提出：“一男帶一女”我們高興極了。可是男石工不願帶徒弟，說：“她們學打二錘？一二錘敲破了腦殼才不值得呢！”我們說：“不怕的，你膽子放大點嗎！”他們又說：“不行，不行。你們有本事各人去找對象好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三十七個婦女咬起牙巴骨硬上了觀音山。我們唱道：

太陽出來紅東東， 鼓足干勁學石工，
不怕懸崖高萬丈， 妇女向前打沖鋒。

那觀音山拔海二千多公尺，雪積尺把厚，凌冰象玻璃柱頭一樣，挂在刀截似的懸崖上。我們學了幾天，也是腰拴繩子腳